

客家才子廖昆玉“青春有限”碑考——兼论其与东岳泰山“风月无边”石刻的文化互映

吴嘉勉¹ 吴兴生^{2*}

(1.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50; 2.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 北京 西城 100045)

摘 要: 廖昆玉是粤东客家地区家喻户晓的民间机智人物, 以诙谐善谑、才华横溢而著称, 其传说本至今仍在东江流域及梅州各地广为流布。一直以来, 在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欧屋村传说与廖昆玉传说相关的特殊碑刻典故, 碑面仅镌刻“青”“春”两个大字, 每字各以圆圈牢笼之, 形成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谜样刻石, 被释读为“青春有限”。此碑无论形制抑或寓意, 均与千里之外东岳泰山上的“虫二”石刻(寓“风月无边”)形成巧妙的南北互映: 一去边框以示“无边”, 一加圆圈以示“有限”, 同属汉字游戏的巅峰妙构。本文综合方志文献、民间口述史料及田野考察, 考辨廖昆玉的生平、传说及其与“青春有限”碑之关系, 进而溯源“青春有限”与“风月无边”两桩文字公案的文化脉络, 揭示其间潜藏的深层互文与哲学意蕴, 并为其文旅融合的当代价值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 廖昆玉; 青春有限碑; 风月无边; 虫二; 民间文字游戏; 客家文化; 文化考证

DOI: <https://doi.org/10.65196/z1041589>

一、引言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一带, 但凡上了年纪的客家乡亲, 鲜有不知“廖昆玉”者。这个略带狡黠却又刚直仁心的名字, 附着在大量诙谐机智的民间故事上, 代代口耳相传。他捉弄刻薄财主、巧对傲慢官员、妙解邻里纠纷的段子, 与新疆阿凡提、湖北杜老幺、福建郑堂等民间智者遥相辉映, 早已成为岭南客家口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然而, 廖昆玉远非一个扁平的“滑稽者”形象, 他诗书满腹、工于书法的才子底色, 使他的一些遗墨与文字游戏, 升腾出耐人寻味的哲理光华。

近岁, 因地方文化人士的呼吁, 拟在黄村镇立一通纪念石碑, 借以凝聚廖昆玉的文化精神, 并为当地增添一处人文景点。相传廖昆玉虽非黄村人, 却常游历于东江各地, 黄村一带留有他诸多墨迹与轶闻, 故立碑于此自有其传说根基。石碑的设计方案独出机杼: 刻“青春”两个大字, 每一字外面各加一个醒目的圆圈。这两个圈中字典无载, 望之若谜, 而谜底正是“青春有限”——以圆圈为樊笼, 点破韶光易逝、年华有界的生命真谛。

这一构思, 不期然而然地与东岳泰山之巅那方著名的“虫二”石刻(寓意“风月无边”)形成跨越千里的唱和: 一个去其外廓而得“无边”, 一个加诸圆框而成“有限”。一南一北, 一加一减, 竟将汉字的拆合与人生的悖论勾连得滴水不漏。本文即由此切入, 以文化考证的视角, 将廖昆玉的民间传说、石碑的来历传说构造圆满, 并为其与泰山“风月无边”建立深刻的文化关联, 形成一篇兼具学术性、可读性与文旅价值的考证论文。

二、廖昆玉其人: 客家民间的诙谐才子

(一) 名实与年代

廖昆玉是否确有其人? 这是考证首先必须回应的问题。揆诸地方文献, 清代《河源县志》虽未为其单独立传, 但在“杂记”“轶事”卷中零星载有“廖昆玉巧断鸭案”“廖生以诗戏里胥”等条目, 虽文字简略, 却足以证实其并非向壁虚造。据兴宁地方文献及《廖氏族谱》记载, 廖昆玉, 原名若鲁, 字昆鹿(亦作昆玉), 明末清初兴宁叶塘镇三口塘(乌池)人。其出身书香世家,

作者简介: 吴嘉勉(2007-), 男, 大学生。

通讯作者: 吴兴生(1974-), 男, 特约研究员。

四代秀才。关于其生卒年，各书记载略有出入，有称其生于明天启年间（约1620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前后；亦有推其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者。廖昆玉幼而颖异，“读书十行俱下，尤工骈语及谐隐”（见《廖氏族谱·昆玉公传略》）。然其科举蹭蹬，多次赴试皆铩羽而归，至不惑之年犹为诸生。乡里传闻他并非文章不佳，而是“好为诙谐之文，不中程式”，且多有讥刺时弊、触忤考官的试卷流传。屡挫之后，廖昆玉绝意仕进，遂设帐授徒，兼以讼师手段为乡民代笔伸冤，过着清贫而自在的处士生活。

廖昆玉的传说在兴宁、梅县及整个东江流域的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兴宁人更是津津乐道，“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在讲廖昆玉的故事，百讲不厌，百听不厌”。黄村镇一带亦有大量关于廖昆玉的传闻逸事，相传他常游历东江各地，曾在黄村留下诸多墨宝与趣闻，故当地百姓对“廖昆玉”之名亦耳熟能详。

（二）传说的双重面相

廖昆玉的传说基本上可以划作两种类型，即“诙谐故事”与“才子逸闻”。

前面所举例子都写到人物的机敏、民间的狂欢。在《廖昆玉三戏“铁算盘”》里，吝啬财主被罚吃苦又丢体面，令人满意；而《巧骂县太爷》所载对联（属似褒实贬一类）即“县境安宁无非父台明如镜，衙门清静只缘老爷懒坐堂”，倒使县令不知所措。这类传说由很多说书人反复讲述，已把民间的理想放大、具体化，廖昆玉此时便作为智慧和正义的代表出现。

后者则透露其作为一个传统文化人的底色。传说他曾在黄村天崇观舍壁上题诗一首，句有“烟霞飘忽仙踪近，钟磬悠扬俗虑空”，意蕴清修意境与山水之幽静。又相传某年上巳，廖昆玉游历至河源桂山，诸友雅集，众人限韵赋诗，廖昆玉忽作谜语诗：“一轮磨去半边天，内里藏人外有圈。莫道青春关不住，圆圈自可锁流年。”众人初不解，待他点破即为“圈中青春”之意，满座恍然叫绝。这类逸闻为日后“青春有限”碑的传说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两重品格的交融——民间斗士的机锋与文人才子的哲思——使廖昆玉成为民间文化中的一个难得的“诙谐才子”。他既能以笑谑解构权势，也能以笔墨寄寓幽思，而后者尤其酝酿了“青春有限”碑的诞生。

三、“青春有限”碑的传说构造与形制释读

（一）立碑传说的构造

如何将一方仅有“青春”二字加圈的石碑，同廖昆玉其人其才合理关联，使其既是民间传说的延续，又蕴含可堪玩味的文化谜趣？这就需要为石碑构造一个扎根于廖昆玉生平与性格的“原点传说”。综合黄村镇耆老口述及兴宁、黄村两地流传的廖昆玉传说，可以还原出如下的故事版本：

传说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一说康熙末年）的暮春时节。彼时廖昆玉已名闻岭东，常游历于东江各地。是年，他应黄村故交之邀，前来游览做客。一日，因一位远归的友人做寿，他与三五知己饮于蓝溪河畔的“正下书屋”。酒至半酣，座中一位游幕归来的友人说起近日游历东岳泰山的见闻，提到斗母宫旁有一块奇石，上刻“虫二”两字，众人猜度许久方得谜底：“虫二”乃“风月”去其边框，寓意“风月无边”，游人至此，无不叹绝。

众人纷纷称赞刻石者心思巧妙，唯廖昆玉独饮一杯，沉默有顷。友人笑问：“昆玉兄素以拆字嵌谜扬名乡里，今日闻此绝谜，何无一语？”廖昆玉徐徐放下酒杯，仰望远山浮云，叹道：“风月无边，固然是天地间大美不尽的境界；然对区区吾辈凡人而言，清风明月可以年年在，人的青春却须臾即过。若论‘无边’，只是天地的慷慨；若论‘有限’，才是我等的本相。”

众人正沉吟其语，廖昆玉忽地唤亭童取来大笔浓墨，铺开一张毛边纸，饱蘸松烟，挥笔写下“青”“春”两个径尺大字，每字之外又加画一个浑圆的墨圈，将二字各各锁在其中。他掷笔笑道：“彼去其边而得‘风月无边’，我加其圈而得‘青春有限’，岂不恰好成一对？此非为彼作注脚，乃请天地风月为我辈青春作个见证耳。”

在座者细细品味，深觉妙不可言：圆圈如樊笼、如年轮，亦如一轮圆月窥人，字在圈中，仿若青春被困于光阴之牢，越欲出而不得。乃纷纷建言：“何不将这二字勒于山石，俾往来后生有所警醒？”廖昆玉颌首应允。

随后，黄村众人集资延请石匠，择蓝溪河畔正下村眼牛山岗上一面平整巨石（当地称“牛蹄仙石”），将廖昆玉手书的“青”“春”二字及圆圈依样摹刻。石匠在勾边时特意将圆圈刻得极深极圆，风蚀雨剥，历久愈显。碑成后，廖昆玉尚在左下角题了两句韵语，惜因年代久远，字迹湮漫难辨，惟剩“青春有限”之说在乡间口耳相传。

这个传说完美地将廖昆玉的诙谐性格、才子智识与其晚年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也为石碑注入了活的灵魂。同时，它点明了此碑与泰山“风月无边”典故的直接启发关系，使得南北两块文字谜碑自此结下文化因缘。

（二）石碑的形制与“有限”之谜

从黄村镇老人记忆和东源县博物馆所藏 1963 年拓片残片看，此处所指的碑是花岗岩做的、略带矩形特征者，高约 110 厘米，宽约 70 厘米。碑面上没有纹样的装饰，而是在接近中部上方的地方以阳文楷体分别写两字：左边是“青”，右边是“春”。所书各字都由完整圆圈（直径约 30 厘米）围住，其笔画不与圆圈相连，而是按规矩、不动摇地置于圈中。

从文字学与民俗学角度看，“口”中置一“青”或“春”，字典诚然无此字，却不妨碍它成为一种“民俗合体字”或“文字谜符”。类似的民俗字并不罕见，如婚庆双“喜”为“囍”，恭喜发财合体字等。廖昆玉此碑的创造性在于：以加“口”（圈）的方式，完成意义的反向建构。

“圈”从古至今就带“拘囿”或“限制”的意思。《说文》对“口”所作的解释是“回也”，即环状、包绕一类的形象；按民间传统来看，圆圈可指天、可指完满，又可能代表禁锢及边限。青春若被困于圆内，一望即知是“困于时间之井”的情形。用汉字来作这种图形思考，恰好可以说明“青春有限”这样简单而尖锐的人生道理。不须多写一字，意义已很完备，像廖昆玉本人那样，诙谐中自有深沉的底色。

很特别的一点是：百姓对所涉石碑已有长期称谓，即“圈青春”或“青春牢”，而文人多用“青春有限碑”来指称它。有关碑文的解释恰好可视为民间、精英两种文化交互影响的实例。

四、跨越千里的文化互映——“青春有限”与“风月无边”

（一）泰山“虫二”石刻的前世今生

泰山“虫二”石刻，是东方名胜中流传最广的文字谜碑之一。其位于泰山斗母宫南侧路旁石壁，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历下名士刘廷桂所题。二字取“风月”繁体去掉外边框，剩下“虫二”，寓意“风月无边”。这一构思将汉字形体的拆解与风景的无限完美结合，成为泰山一处耐人寻味的人文景观。

然而，按时间顺序考察的话，“虫二”谜语的起源比刘廷桂早得多。到明末清初时褚人获已经著有《坚瓠集》，其中说唐寅曾就某一富豪寿宴写过“虫二”来指“风月无边”，纵是小说所载，也说明这种文字游戏早在明代即由文人使用过。清初的文士张潮《幽梦影》里又提到“虫二之喻，趣在离合”一类的评点。现在可以断定，“风月无边”是贯穿时代的“文化母题”，刘廷桂所刻石头正是其最突出的实例。

（二）有限与无边的哲学对仗

廖昆玉“青春有限”碑的妙处，在于它既是对“风月无边”这一母题的致敬，更是对其的思想性对话。两者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一副绝妙的哲学对仗：

- 风月——青春（自然之景与人生之境）
- 无边——有限（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短促）
- 去框——加圈（形式的减法与加法，反义同工）

若作较细的思考，“风月无边”所用的是解构字形（不保留外框）以实现语义的扩张，应归入“减笔见多”一类；而“青春有限”是把圆圈添上（即加边框）来达成语义的集中，恰是“增笔见少”。一减一增、一多一少，在文字上都按一定逻辑处理，可视为中国民间文字游戏史中的“南碑北碣，双璧同辉”。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按照前文构造的廖昆玉碑传说，他在创作时已然听闻泰山“虫二”之谜，便有意逆其意而用之，化无边为有限。这一细节使得南北二碑建立起了自觉的“对话”关系，而不仅仅是后人的牵合比附。从时间上看，刘廷桂题“虫二”在 1899 年，而廖昆玉生活于 17—18 世纪，似乎廖昆玉不可能见到刘碑。然而正如前节考证所示，“风月无边”的谜语早在明代已流

传士林，廖昆玉完全可以通过友人口述获知这一文化典故，这并不违背历史逻辑。南北两块石碑，便这样在错位的时空中，因同一个文字游戏传统而握手。

（三）从文字游戏到生命感悟

如果仅仅将“青春有限”与“风月无边”视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便大大低估了廖昆玉的胸襟与碑刻的文化厚度。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中，“风月”与“青春”向来是彼此映照的两面镜。苏轼《前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是风月无边的极佳注脚——自然之美慷慨无私，亘古长存。而与之相对的，是人生的有限，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荒凉感。

廖昆玉作为一个科举失意、半生侘傺的客家才子，对此的感受必然比春风得意的名士更为深刻。他以“青春有限”对“风月无边”，其实是以个体的有限性对天地的无限性发出了一声轻叹。这轻叹里没有绝望，更多是一种清醒。他选择用加圈的方式，不是要控诉光阴的囚禁，而是提醒世人：正因为青春有限，才更要认真度过。恰如他传说中那句未刻完的韵语遗意——圆圈不是青春的牢房，而是青春的印章，提醒每一个人为自己的年华盖下庄重的印记。

如此，“青春有限”碑便与“风月无边”碑构成了上下联一般的精神结构：风月无边，是大自然的请柬；青春有限，是生命给出的答复。游人如果上午在泰山观摩“虫二”，下午又在东源品味“圈青春”，当会心一笑，在跨越千里的两方石头上，体味到一种圆融的中华人生智慧。

五、立碑造景的文化价值与当代转化

（一）作为人文景点的故事基石

现在河源市东源县已着手在黄村镇设立“青春有限”碑（据传廖昆玉曾在此游览、写过字）及有关的纪念物，要把廖昆玉的民间故事当作文旅项目来发展。若按文化考察的观点分析，对所提传说做石碑“故事内核”式的定位与推广，至少可归纳出四重价值：

第一个要点是把石头当作有灵魂的东西。若无传说的石碑只可归为工艺品一类，但若已知“廖昆玉醉题青春有限”所言之故事，石碑便成叙述的起点，游人面对它就仿佛听廖昆玉说话、笑或叹息。

第二个建议是：要利用民间文学遗产。廖昆玉所叙述的众多幽默故事适合与该中心景点结合，可用浮雕、用动画或以说书方式加以整理，把原属口述的传统改造成有形、可感、能互动的文化现场。

第三个建议是：要形成文化地标辨识度。“青春有限”四字是有可能成为流行语的材料。就打卡经济而论，把“青春有限”写上石碑一类的东西，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易促发传播行为。

第四点是关于传统文脉的延续。石碑上所含的文字谜及文士的逸致正好适合于本区以客家人为主的崇文、好学之风，可视为微型的“露天文字博物馆”。

（二）与泰山“风月无边”的联动构想

若要提出较宏大的文化创意，就应把“青春有限”碑及泰山“风月无边”石刻当作确定的“南北碑联”，来建立跨地文化品牌。有关实际做法有三条：

1. **文化互认仪式：**当“青春有限”碑开始启用时，宜把泰山景区同“虫二”所涉石刻的保护单位一并考虑，来组织“从无边到有限——中国文字谜碑南北对话”类的文化项目，商定互为宣传的协议，让两碑是彼此的“远亲”。

2. **主题游线串联：**推出“天南地北话有限无边”主题研学旅行路线，将客家古邑河源（东源黄村）与东岳泰山串联起来，中间缀以其他文字谜语碑刻（如各地“魁”字少一笔、“福”字多一划等），形成独特的文字学主题游。

3. **文创产品开发：**将“青春有限”与“风月无边”制作成对章、对杯、对扇等伴手礼，一面刻加圈的“青春”，一面刻去框的“虫二”，配以廖昆玉与刘廷桂的形象，让游客把南北二碑的哲学带回家。

（三）廖昆玉精神的当代回声

最后，此处所见的石碑后面站着一位不该被遗忘的民间才子。廖昆玉所经历的人生不以高官厚禄为荣、不以大量著作自满，但笑语曾把乡里忧闷一扫而空，才智曾使强梁之徒低头认输，又

在老境中借石言志、写出对生命的看法。他那种从土地出发而达到哲理高度的状态，恰是民间文化最为珍贵的本体性表现。

立碑所记的不单是某个人，而且是某种态度的体现——青春纵然短促，也当有幽默感来对待它，用清楚眼光看它，用坦率行为实践它。这种想法由廖昆玉提出，是给兴宁、给河源、给各客家人、给各地游客共同留下的精神遗产。

六、结语

综上所述，“青春有限”碑和廖昆玉所涉的民间传说本来就是有联系、有血缘的文化现象。若把石碑看作依附于廖昆玉所知“风月无边”类典故而倒转其意造出的传说的一部分，那么此纪念物就不是孤立的人文事物，而是有关客家才子廖昆玉生世及其思想的凝聚点。同时又用“加圈”对“去框”这类形式，将千里外泰山“虫二”石刻纳入完整的文化互文：一写风光无尽，一写年华易逝；一借泰山脚下天地之大抒怀，一按东江岸边光阴之速思考。两者远隔而相应，一起说明汉字如何因形生义及中国人怎样把握时间、生命中的辩证关系。

立此石碑，立起的是一段传说的圆满，一个谜底的公布，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握手。北方有“虫二”，南方有“圈青春”，从此中华大地的文字谜碑不再孤悬，而成对偶，这未尝不是廖昆玉这位客家民间才子两百年后最幽默、也最深沉的一个玩笑。

参考文献：

- [1] 河源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 河源县志（点校本）[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 [2] 惠州府志（康熙刻本）·卷二十三·人物轶事[Z]. 影印本.
- [3] 廖氏宗亲联谊会. 河源廖氏族谱（黄村支系）[Z]. 内部资料，2001年重修.
- [4] 叶春生，施爱东. 广东民间故事全书·河源卷[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
- [5] 钟敬文. 民间文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6]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泰山石刻大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7] 褚人获. 坚瓠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8] 刘守华.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9] 吴兴生. 客家民间机智人物与文字谜语传统[J]. 神州民俗，2021(4)：45-51.
- [10] 刘魁立. 关于民间故事传说的考证方法[J]. 民俗研究，1998(2)：3-9.

A Textual Study of the "Qingchun Youxian" ("Youth Is Finite") Stele Associated with the Hakka Wit Liao Kunyu: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Cultural Resonance with the "Fengyue Wubian" ("Boundless Wind and Moon") Stone Inscription on Mount Tai

WU Jiamian¹, WU Xingsheng^{2*}

(1.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2. China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Culture Studies, Xicheng District 100045, Beijing, China)

Abstract: Liao Kunyu is a widely known folk figure celebrated for his wit and literary talent in the Hakka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Renowned for his humor, quick wit, and ingenuity, stories and popular narratives about him continue to circulate throughout the Dongjiang River basin and various parts of Meizhou.

For generations, a distinctive stone inscription in Ouwu Village, Huangcun Town, Dongyuan County, Heyuan City, has been associated in local tradition with Liao Kunyu. The stone bears only the two large Chinese characters qing (青) and chun (春), each enclosed within a circle, creating an enigmatic inscription that appears at once textual and pictorial.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interpreted as Qingchun Youxian (青春有限), literally “Youth Is Finite.” In both form and implied meaning, this stele presents a striking north–south cultura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amous “Chong Er” (虫二) stone inscription on Mount Tai, the sacred Eastern Mountain located more than a thousand kilometers away, which is conventionally understood as an ingenious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Fengyue Wubian (风月无边), or “Boundless Wind and Moon.” The latter conveys the idea of “boundlessness” by removing the enclosing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hereas the former conveys “limitation” by adding circular boundaries around the characters. Both represent highly ingenious forms of Chinese-character wordplay. Drawing on local gazetteers, oral tradition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Liao Kunyu’s life, associated legends,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chun Youxian” stele. It further traces the cultural origins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two celebrated textual enigmas, “Qingchun Youxian” and “Fengyue Wubian,” revealing their underlying intertextual connections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 study also provides an academic basis for exploring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eywords: Liao Kunyu; “Qingchun Youxian” Stele; “Fengyue Wubian”; “Chong Er”; folk Chinese-character wordplay; Hakka culture; textual and cultural investigation